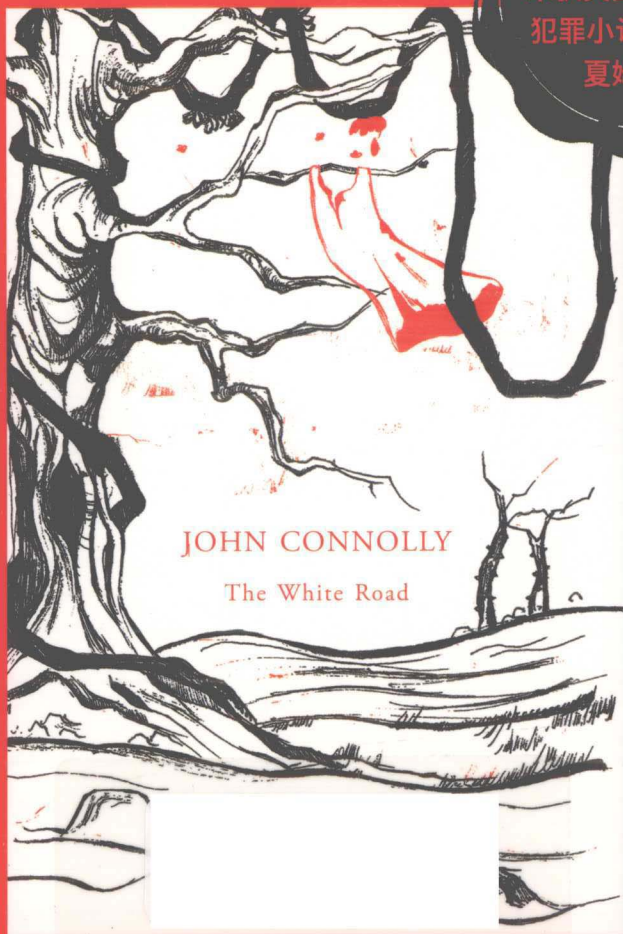


苍白冥途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 等 译

爱尔兰
首席悬疑大师
荣获英国年度最佳
犯罪小说、巴瑞奖、
夏姆斯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苍白冥途

The White Road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 等 译

THE WHITE ROAD © 2002 by John Connoll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hn Connolly c/o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白冥途 / (爱尔兰) 康奈利著; 杨俊峰, 黄洁芳, 张丹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1031-4

I. ①苍… II. ①康…②杨…③黄…④张… III. ①侦探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675 号



苍白冥途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 黄洁芳 张丹 译

责任编辑: 鲍 静
统筹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插图: Nicole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17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031-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一部分
99	第二部分
167	第三部分
255	第四部分
377	第五部分
397	尾声
403	致谢

第一部分

总是走在你身边的第三个人是谁？
我清点人数时，只有你和我在一起
可是当我看向前方白色的路
总看见另一个人在你身旁
裹着棕色斗篷，套着头罩，向前滑动
我不知道那是男人还是女人
——可在你另一侧的那个人是谁？

——T. S. 艾略特，《荒原》

—— 序幕

他们来了。

他们开着卡车、轿车，车尾冒着阵阵蓝色的浓烟。在这清冷的夜色中，汽车喷出的尾气如同沾染在灵魂上的斑斑污点。与他们同行的有妻子和孩子，也有情人和恋人。他们一路上谈论着五花八门的话题：庄稼、牲畜和未来的旅程；教堂的钟声和主日学校；婚礼礼服或未出生的婴儿的名字，以及每个小镇都少不了的茶余饭后的闲话。

车里载着食物和饮料，弥漫着炸鸡和新出炉馅饼的香味，让人闻了直流口水。他们之中有的满嘴酒气，指甲缝里都是泥污；有的衣着整洁合体，连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也有的任头发随意披散着。不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脑子里充斥着复仇的欲望，激动的情绪像蛇一般盘绕在他们的躯体里，不肯离去。

他们正赶来看一个即将被烧死的人。

此刻，在赛博·亚肯的加油站里站着两个人。加油站位于通往凯纳的公路边上，就在奥吉奇河岸。招牌上写着“南方最友好的小加油

站”，黄底红字，很是醒目，那是赛博在一九六八年自己喷上去的。自那时起，每年四月的第一天，他都会爬上屋顶平台，重新将因阳光暴晒而退色的招牌喷涂一新，让“欢迎”二字总是闪亮如新。白天的时光里，招牌的影子随着太阳一起移动，从空旷的停车场上慢慢移到盆栽的花朵上，投射在闪亮的加油泵上，也投射在一个个装满水的水桶上——为司机冲刷挡风玻璃上的虫子尸体而准备的。加油站旁边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现在是九月伊始，路面上暑气蒸腾，犹如波光粼粼的水面。阳光折射在路旁的黄樟树上，远远望去，树叶似乎在翩翩起舞。黄蝶、蓝尾蝶和白斑蝶聚成的蝶群也在疾驰的车轮旋起的落叶里跳跃着，飞舞着，如海浪间摇曳的风帆，艳丽得妙不可言。

赛博倚窗而坐，从这里能看见进出加油站的车辆，进而判断出这些车辆的来路。对外州来的车辆，他会用南方人传统的热情笑脸相迎，和来人攀谈一番，捎带着还能卖出几杯咖啡或几个甜甜圈，甚至几张封皮泛黄的旧地图——这些迟早要被淘汰的东西还是及早出手的好。

赛博的衣着很像是那么回事：左胸前绣着名字的蓝色工作服，一顶印有“牛饲料合作社”字样的帽子反扣在头上，像是匆忙之中戴上去的。赛博头发花白，盖住上唇的两撇小胡子向上高高地翘着，胡子两端几乎要顶在腮旁。人们背后说赛博的胡子就像一只正要从他鼻子上起飞的大鸟，不过这话毫无恶意。赛博家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加油站的窗子上贴着销售面包和野餐篮的广告，而且赛博总是不遗余力地捐助身边的公益事业。赛博的穿着和举止都有点沃尔顿老爷爷^①的风范，也许这能让他更有亲和力，说不准还能帮他多招揽些顾客。

^①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沃尔顿一家》，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顿一家九口在各种艰难处境中努力乐观地生活的故事。

赛博每天都坐在木制柜台后面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忙生意。柜台上面是一个写着“看看谁来过了”的公告栏，上面钉着几百张名片。除此之外，墙上、窗台上，甚至是后面办公室的门上，随处可见更多的名片。成千上万个销售复印机墨粉或护发用品的 A 某人或者 B 某人路经佐治亚州时都会给赛博留下一张名片，似乎是以此来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这个“南方最友好的小加油站”。赛博从来不把名片拿下来，所以，名片像一层一层的岩石一样越积越多。当然了，这么多年来，也有掉下来的名片，有的滑落到散热器后面，但是大部分还在原处。多年之后，如果 A 某人或 B 某人带着孩子再次经过这里，他们会发现自己当年留下的名片还在那里，只不过被压在无数名片之下，看到自己的名片，他们也许会忆起曾经的那段青葱岁月。

但是，那天下午五点之前，有两个人在此加了一箱油，并给蒸蒸腾腾的发动机里加满水——就是那两个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福特金牛轿车的男人。他们可不是那种会随便留下自己名片的人——这一点赛博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的举止中透着一股一触即发的危险气息，似乎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这种杀伤力无异于上了膛的枪支或拔出鞘的利剑。他们进门的时候，赛博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根本没打算向他们要名片。这两个人绝对是不想被别人记住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个像赛博一样的聪明人，那就在他们付完钱（当然是现金）开车离开后，尽快忘了他们。

如果将来的某个时候——比如，当警察来询问情况，让你描述他们的时候——你表示你还记得他们，那么他们一定会知道，也会记住你。如果赛博这么愚蠢的话，恐怕下次我们就要带着鲜花去墓地看他了，因为那时他已经死了很久，再也没有机会跟人胡侃或向人兜售旅游地图，再也不用担心他那些泛黄的存货和剥落的油漆。

赛博收了钱之后就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两个人。矮一点儿的是个白人，车刚开进来的时候，就是他给发动机里加满了水，他现在正随意翻看那些放在门边架子上的廉价 CD 和平装书。另一个穿着黑色衬衫和牛仔裤的高个子是个黑人，他的目光随意地扫过屋顶的每个角落，掠过柜台后面摆满香烟的货架。在确认屋里没有监控器之后，他才放心地拿出钱包，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指数出两张十美元付了汽油和两瓶苏打水的钱，然后便安静地等着赛博找零钱。他们的车是停在加油站里唯一的一辆车，纽约的车牌，车身和车牌都有些脏，所以赛博除了车的品牌、颜色和车里的《自由小姐》CD 封套以外，什么都看不清楚。

“需要地图吗？”赛博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可以指路，或许用得上。”

“不用，谢谢。”男人回答。

赛博在收银机里紧张地摸索着，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开始发抖。也许是紧张过头了吧，他发现自己说着一些过去一直避免说的蠢话。似乎还有另一个自己从身体里分离出去，正站在一边看着这个长着奇怪胡须的傻老头儿如何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推进坟墓。

“你们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吗？”赛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问。

“不会。”

“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

“也许吧。”

听着男人的语气，赛博禁不住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手心也开始冒汗。他用食指轻轻地弹起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硬币在他右手手心里转了一圈，又掉回收银机的抽屉里。黑人仍旧轻松地站在柜台外面，

赛博却突然感到嗓子里发紧，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就好像那个人的身体里也有两个人，一个是站在他眼前的这位——穿着黑衣黑裤，说话带点儿南方口音的黑人，另一个是隐形的——现在已经走到收银机后面，正在慢慢地掐住赛博的脖子。

“也许我们还会经过这里，”男人接着说，“那时你还会在这里吗？”

“希望会吧。”赛博嘶哑着声音说。

“你觉得你会记得我们吗？”男人似笑非笑地问。

问题虽然问得很随意，但是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赛博吞了一口口水，连忙说：“先生，我现在就已经忘记你们了。”

听到这里，男人点点头，和他的同伴离开了加油站。直到他们的车消失在视线中，招牌的影子再次投在空旷的场地上，赛博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一两天之后，警察来询问这两个人的情况。赛博摇着头说什么都不知道，根本记不起是否有这样两个人经过。毕竟，这个地方就像迪斯尼的旋转门一样，每天有那么多人经过，从这儿去往三〇一高速公路或者州际公路，而且所有的黑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赛博想不起来也是情理之中的。赛博没能给警察提供任何信息，只给他们提供了免费咖啡和夹馅蛋糕，然后就送他们上路了。看着警车走远之后，他像上次送走那两个男人时一样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他看着放在墙边的层层叠叠的名片，弯下腰吹了吹近处那沓名片上的灰尘，便看见了爱德华·博特纳的名字。名片上显示爱德华负责销售工作，为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的一家公司销售机器零件。如果爱德华再次经过这里，他一定会看看名片是否还在那里，因为他想让别人记住他。

但是，赛博却不想记住任何人，尤其是那些不想被别人记住的人。

也许你可以说他友好，但是他绝对不傻。

这里是一片宽阔的绿地，绿地北边的斜坡上矗立着一棵黑色的橡树，瘦骨嶙峋的树枝伸向月色弥漫的苍穹。这是一棵古老的树，粗壮的树干呈暗灰色，上面有规律地分布着几条长长的突起，整个树干看起来像是很久之前被潮水冲到这里的一块化石。有些地方的树皮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黄色的木头，散发出一种苦涩难闻的气味。大树枝叶繁茂，但树叶很丑陋，叶片厚而窄，叶子两边长满了尖锐的毛刺。

但这股味道不是阿达林地边那棵黑色橡树真正的气味。每逢温暖的夜晚，当清冷的月色笼罩万籁俱寂的大地，这棵孤零零的黑橡树便会弥漫出一股特别的气味。和树枝上的树叶以及土壤里的树根一样，这种气味已经成为这棵孤树的一部分。那是混杂着汽油，烧焦的人肉，人的粪便，烧糊的毛发，融化的胶皮和燃烧的棉织品的气味。这种气味背后隐藏着痛苦的死亡，隐藏着围观者的嘲笑和揶揄，也隐藏着面临死亡时极度的恐惧和绝望。

走近大树，你就会发现接近地面的树枝已经被熏黑。看那儿，看到了吗？树干上有一个深深的凹槽，虽然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曾经是清晰可见的。那个在树上留下这个痕迹——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个痕迹——的人叫威尔·恩布里，威尔有妻子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份在杂货店的时薪一美元的工作。他妻子叫里拉·恩布里，出嫁前姓理查森，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直没见到丈夫的尸体，也无从得知丈夫在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威尔死前曾绝望地蹬着树干，蹬掉了一块树皮，所以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凹痕。威尔是被活活烧死的，围观的人群在他烧黑的骨头中挑出手指和脚趾的骨头留作纪念，然后

发给里拉一张她丈夫的照片——纳什维尔的杰克·莫顿公司曾打印了几千张威尔的照片用来做明信片。照片里威尔的五官已经扭曲变形，站在他脚边的那个人咧着嘴笑，看着火苗蹿上威尔的双腿。他的尸体最后被扔在一片沼泽地里，鱼群从水底的淤泥里聚过来，撕扯掉了他骨头上的最后一点儿肉，之后尸体就散了架。威尔在树干上留下的最后一块痕迹一直都在那里，树干是见证威尔死亡唯一的纪念物。那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留下的痕迹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永不消逝。

老树上有几处光秃秃的地方，那几处没长一片树叶。蝴蝶从来不在树上停歇，鸟儿也不在树上筑巢，带着棕色毛鳞片的橡果落在地上之后也只能默默地腐烂，连乌鸦都不屑一顾。

橡树的树干上缠绕着青藤，藤上长着宽阔的叶子，点缀着一簇簇绿色的小花。这些花却散发出一种腐烂化脓的气味。白天，这棵植物上爬满了被气味引来的黑压压的苍蝇。这种青藤是一种藤蕈属植物，叫腐臭花，方圆一百英里之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植物，所以像这棵橡树一样，它也是孤零零的。在这里，在这片阿达林地里，这两个生命体相互依存，一个是寄生物，一个是腐生物：腐臭花靠吸收橡树的养分存活，而橡树则是靠吸收那些失踪的死者的养分存活。

风吹过树枝，似乎唱着一首如诉如泣的歌，歌声里充满着苦难和悔恨，痛苦和死亡。歌声飘过荒凉的土地，简陋的木屋，越过大片的玉米地和棉花地。它在召唤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歌声所到之处，似乎总有孤魂野鬼如影随形。

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亮光，路上有车开过来。现在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们来了。

他们正赶来看那个即将被烧死的人。

* * *

弗吉尔·戈萨德走进小汤姆酒吧旁边的停车场，边走边大声地打着嗝。浩瀚的夜空里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一轮清冷的明月。天空的西北面，天龙座的尾巴清晰可见，下面是小熊座，上面是武仙座。可惜弗吉尔不是一个肯花时间看星星的人，就算抬头看星星不会让他错过地上可能出现的每一个五分硬币，他也不会看的，所以天上的星星呈现什么图案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树丛里传来蟋蟀欢快的歌声，这些小家伙不必担心被来往车辆和行人打扰，因为这里是一段很安静的公路，没有几处房子，也没有多少人。大部分人多年前就离开这里，奔赴更为远大的前程了。现在这个时节，知了早已销声匿迹，很快，静谧的冬日就会悄然而至。冬天的到来会让弗吉尔很开心，因为他实在不喜欢秋天的小虫子。白天他还被一个看起来像是一截绿线头的小虫子咬了一口。当时他正躺在床上，而那个专吃跳蚤的小家伙在他脏兮兮的床单上搜寻猎物时，不小心踩到了他的手，并随即咬了一口。当然，小家伙为这一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被它咬的地方一直很痒。正因为如此，弗吉尔事后才能准确地告诉警察那两人来的时候到底是几点，因为他在抓挠咬痕的时候顺便看了看表，当时呈现的绿色夜光数字是九点十五分。

停车场里只停着四辆车，四辆车意味着四个人。他们几个还坐在酒吧里看一场经典的曲棍球比赛重播——美中不足的是小汤姆的电视实在太破了。弗吉尔不喜欢曲棍球，他眼神不太好，球又来回跑得太快，他根本跟不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弗吉尔不是很聪明，但至少他清楚这一点，就凭这点儿自知之明，他就绝对比自己所认为的要聪明得多。很多人都自以为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或者鲍勃·盖茨^①，

^①鲍勃·盖茨 (Bob Gates, 1945—)，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弗吉尔从来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很蠢，所以平时总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他只想要平平淡淡的生活。

弗吉尔觉得膀胱胀得难受，不由得叹了口气。其实他在酒吧里的时候就想去解决了，可是小汤姆的洗手间实在太难闻了，比小汤姆身上的气味还要难闻。小汤姆身上有一股像是垂死的人发出的味道。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活着的每个人都是垂死的人，但是大家活着的时候至少还会偶尔洗个澡，免得招来苍蝇。可是汤姆·拉奇从来都不洗澡，如果他会洗澡的话，恐怕连洗澡水都会被他的臭味熏得纷纷从浴盆里逃窜出来，以示抗议。

弗吉尔憋得使劲往上揪着裤裆，两只脚不安地颠来颠去。他实在没勇气面对那个臭气熏天的洗手间，可如果小汤姆发现他把尿撒在停车场的话，一定会把靴子塞在他的屁股里。弗吉尔可不想自讨没趣，让小汤姆如此羞辱一番。他可以再往前走一段，在路边解决，可越是这么想，就越是忍不住。他感觉膀胱被憋得火烧火燎的，如果他再不马上解决的话……

算了，见鬼，不能再忍了。他连忙拉下拉链，把手伸到裤子里，然后三步两步蹿到酒吧的侧墙，刚好来得及，这已经是他能忍耐的最大限度了。他一边小解，一边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有个冷冰冰的东西抵住了他的左耳，弗吉尔连忙睁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他感觉得到耳后的那个东西是把手枪，他还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尿液滴在木头和石头上的声音，同时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大块头。

只听大块头说：“我警告你，小子，你敢再把那玩意滴到我鞋上一滴，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再把你扔进棺材里。”

弗吉尔大气不敢出，哆哆嗦嗦地说：“我憋不住了。”

“我没让你憋住，我只是警告你：别把该死的尿撒在我的鞋上。”

弗吉尔吓得抽噎了一声，急忙转向右边。虽然只喝了三杯啤酒，可是他似乎把整条密西西比河的河水都尿出来了。快点儿结束吧，他在心里乞求着，同时偷偷瞥向左边，他看到的是一把黑色的手枪，一只黑人的手，接着是黑衣袖，黑肩膀，黑翻领，黑衬衫，最后是黑色的侧脸。

手枪使劲顶了顶他的头，似乎在警告他不许转头。弗吉尔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愤怒：在小汤姆酒吧的停车场上，竟然有一个黑人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弗吉尔在极少数问题上有他自己鲜明的观点，黑人是否可以拥有枪支正是少数几个这样的问题之一。弗吉尔认为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枪支过多，而是太多的枪都在那些不该持有枪支的人手里，黑人绝对是最不应该持有枪支的人。弗吉尔是这样想的，白人持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那些持枪黑人的伤害；黑人持枪却是为了杀害其他黑人，杀红眼的话，恐怕还要殃及白人。所以，只要黑人手里没有枪，持枪白人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因为他们不用那么担惊受怕了；而持枪黑人相互伤害的案件也会越来越少，犯罪率自然就下降了。总之一句话：黑人不该持有枪支。现在，弗吉尔正被一个他认为不应该有枪的黑人用枪顶着脑袋，这让他愤恨不已，也恰恰证明了他的观点：“黑人不该持有枪支……”

站在背后的黑人用枪敲了敲他的头，说：“傻子，你知道你已经说出声了吧？”

“该死的。”这次，连弗吉尔自己都听到自己说的话了。

第一辆车驶进了阿达林地，刺眼的车灯照在那棵老橡树上。树影

在车灯的照耀下一直伸长，最后延伸到了后面的斜坡，看起来像是一道深色的血迹从田野里一点点渗出，一点点蔓延。一个男人从驾驶座一侧下了车，绕到车的另一边，打开车门，从车里下来一个女人。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是四十多岁，面无表情，衣服和鞋子看起来都很廉价，他们的鞋应该被修补过无数次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补丁和针脚。男人从行李箱里取出一个野餐篮，上面盖着退色的红色方格餐布。他把篮子递给女人，从备胎后面取出一条旧床单铺在地上。女人坐了下来，把腿蜷在身子下面，然后扯下红格子餐布。篮子里面放着四块炸鸡，四个黄油面包卷，一盒卷心菜沙拉，两瓶自制柠檬水，一对餐叉，还叠放着两个盘子。女人拿出盘子，仔细地用餐布擦了擦，放在床单上。男人则悠闲地坐在女人身边，摘下帽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傍晚，蚊子已经开始出动了。男人随手拍死了一只蚊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手上蚊子的尸体。

“狗娘养的蚊子。”他说道。

“说话注意点儿，埃索。”女人一本正经地提醒着，同时小心翼翼地分配着篮子里的食物。她知道，虽然丈夫有时口无遮拦，但他是个勤劳的好人，而且饭量很大。

“对不起。”埃索连忙向妻子道歉。她递给他一盘炸鸡块和卷心菜沙拉，对着丈夫宠溺地摇了摇头。

越来越多的车开过来，停在他们附近。草地上的人也越聚越多：有夫妻，老人，也有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这些车看起来至少已经出厂七八年了，有别克路霸、道奇硬顶轿车、福特原型车，甚至还有一辆大型恺撒曼哈顿。还有人开来了卡车——车斗里坐满了邻居，都在用帽子扇着风。人们纷纷从车里走出来，聚在一起分享食物。他们有的斜靠在引擎盖上喝啤酒，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着招呼，热情地握